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花与梦 援第 圆辑 援中 轱雅主编 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圆园园年

陨孕苑京园原京园愿蒙京苑

I 援花 援援 II 援珠 援援 III 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援 圆原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园园年雪第 圆缘园号

策 划：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黄 浩

花与梦 第 圆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 员号楼

电 话：园原园原园原园原园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愿蒙伊员愿 员轱原

印 张：员园 字数 猿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年 猿月第 员版

印 次：圆园园年 猿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陨孕苑京园原京园愿蒙京苑轱 员轱

定 价：圆园园元 全 源册雪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花与梦



送子丫头

内容简介

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嫁了人，生了孩子，
糊里糊涂地由一个扫地丫头变成了将军夫人。
而孩子的父亲，她的丈夫，
那个令她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男人，
她甚至记不起他的长相。
惟一的记忆是洞房花烛那晚，
似痛苦又似快乐的煎熬，
最后的印象还是痛。
他在她心里等同于一个字——痛！
是因为有个倪荆，
所以她的灵魂才穿越时空而来吗？
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情缘，
还是老天跟她开的玩笑？

1

夜色昏暗，空气闷热，破旧的电风扇发出刺耳的声响，吵得人无法入睡。梅雪君在床上翻来翻去，最后放弃地爬起来，跑进狭小的洗手间冲了个凉水澡，终于觉得呼吸顺畅了些。

“~~杂~~这是什鬼天气~~菜~~”

姚菲儿躲在蚊帐里咕哝：“小雪，你越动越热，不如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说不定一会儿就睡着了。”

“算了，我没你那本事，一动不动？不到五分钟准变成清蒸活人。破学校、破宿舍，交那么多学费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连个空调也不给装。校长再这么贪下去，早晚天打雷劈~~选~~”

“要是真天打雷劈就好了，那表示立刻就能下雨。好了啦~~选~~”菲儿从床头摸出一本小说丢给她，“看会儿小说，拜托你别再翻来覆去的了。呵——好困，

我明天上午还有课呢。”

雪君打开床头灯，破旧的书皮上画着一个女人，黑黑的，女生男相，书名是《送子丫头》。连言情小说都偷工减料，封面起码画得赏心悦目一点嘛，让人看了一点兴趣都没有。

翻开第一页，她懒懒地瞄着。



痛，意识里只有这一个字，那将她从头到脚撕扯成碎片的疼痛仿佛已经持续了一辈子却还没有停止似的。耳边是朦胧嘈杂的声音，眼前是模糊混乱的影子，什么人来了又走、什么人在跟她说话、什么人握着她的手，她通通不知道。她只知道，倘若这无穷无尽的痛苦再不停止，她就要放弃了。

“别睡，凤儿别睡，醒醒透用力，再用点力，就快出来了，已经看到头了，就快出来了。”一双冰凉的手用力摇晃她，在她耳边不停地打气，在阵痛的间歇中，她辨出那是婆婆的声音。

原来婆婆一直在陪她，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眼前恍惚浮现倪老夫人斑白的头发和慈祥的目光，那样殷切盼望着她能给倪家传承香火，她总是用一种渴望而宠溺的眼神看着她隆起的肚子，陪她度过孕期每一个

不舒服的日子。

她不能放弃，为了婆婆，她不能放弃选

“老夫人，吊起来吧。”两个产婆商量过后向倪老夫人请示，“少夫人已经没力了，再不吊起来怕孩子要闷死了。”

“好吧。”老夫人擦擦眼泪，握紧大凤的手，心疼地道，“凤儿，辛苦你了，别怕，一下就好。”

产婆丫头七手八脚地将大凤扶起，房梁垂下两条白色绸带，她们分别缠住她的手腕，将她直直地吊了起来。双腿早已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气，她只觉得手臂一紧，腕部一阵剧痛，软绵的身体像破布袋一样往上提，手腕疼得似乎要脱臼了，下体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拉扯，要把她生生撕成两段。

“啊——”剧痛令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高喊出声，有什么东西活生生从体内剥落，滚到产婆手中，耳边的声音突然高昂，她已听不出是欢呼还是惊异，头一软，眼前完全陷入黑暗。

被撕碎又拼凑回来的滋味大概就是这样吧。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仿佛都不是自己的，她用了好大的力气才能令眼皮开启一条小缝，耳边模糊听到丫头小荷的呼声：“老夫人，少夫人醒了。”

视野中出现倪老夫人满是皱纹的脸，和蔼的笑和如释重负的感叹：“凤儿，你醒了，醒了就好，醒了

就好。奶妈，把小少爷抱过来给少夫人看看。”

小少爷？是个男孩？大凤模糊地想着，是个男孩！倪家有香火了，老夫人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大红缎子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孩递到她眼前，孩子的皮肤红红皱皱的，眼睛紧闭着，眼窝很深，形成长长的一条，看不到睫毛，嘴也扁扁的，脸上的肉不时抽动，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

老夫人看着孩子，一径微笑，直道：“看这孩子长得多漂亮，跟他爹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她怎么没看出孩子哪里漂亮？也不知道他跟他爹爹长得是不是相像。

“管家。”老夫人发话了，“派人给二少爷报喜。”

“是。”管家在门外应声，乐呵呵地下去。

“于姥姥，吩咐厨房，少夫人月子里的食谱全照我送过去的单子调换，缺什么食材马上叫人去买。”

“是。”于姥姥应了，乐颠颠地跑出去吩咐。

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很高兴，为了倪家终于有了香火，只有大凤，整件喜事中惟一的大功臣，感受不到这种喜悦。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下的骨肉，她不是不喜欢，也不是不高兴，只是——有点无所适从。一切都在她来不及明白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她根本什么都不懂，也没人给她时间去懂。不

到一年的时间，她嫁了人，生了孩子，糊里糊涂地由一个扫地丫头变成了将军夫人。而孩子的父亲，她的丈夫，那个令她一只脚踏进鬼门关的男人，她甚至记不起他的长相。惟一的记忆是洞房花烛那晚，似痛苦又似快乐的煎熬，最后的印象还是痛。倪荆在她心里等同于一个字——痛！



杂碎 又是薄幸男儿苦情女的故事，用脚指头想也知道一定是女猪受尽委屈折磨，最后不是要死了就是要走了，然后男猪脑袋被驴踢了一脚突然明白自己不能没有女猪，然后说句我爱你，两只猪从此过着“性”福快乐的生活。

“如果我遇到这种天杀猪男，一定整得他哭爹喊娘。白痴！”雪君把书随手一扔，打在电扇上，“嗡嗡呜呜”，破电扇挣扎几下不转了。

“不是吧？没这么倒霉吧？”她急忙下床察看。

菲儿困倦的声音传出来：“大小姐，你乒乒乓乓地搞什么？现在快三点了哎。”

“杂碎 杂碎 我马上就好。”她拍了下扇头，没反应，按几下开关，没反应。搞什么？不是寿终正寝了吧？看看电源插头，没问题啊。再按几下开关，

摇几下扇头，“滋滋滋”，电扇发出火花迸射的声音。“砰！”一道强光闪过，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梅雪君只觉得食指尖锐地刺痛，一股强大的冲击顺着指尖流向全身。触电！这是她意识中最后闪过的念头……



疼，好疼，全身酸疼无力。梅雪君呻吟着爬起来，摇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室内光线很暗，触目是一片飘忽的青白色，是不是在医院啊？

耳边传来一个年轻甜美的声音：“少夫人，你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会儿？”

绍福仁？多好笑的名字，念起来谐音就是“少夫人”。哦！头疼得要命，谁来救救她呀！

“少夫人，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请大夫？”甜美的声音更近了，一双手握住了她的胳膊。

那声音在跟她说话？梅雪君瞪大眼，瞳孔适应了光线，飘忽的白色看清楚了，是蚊帐；声音的主人看清楚了，是个嫩绿色衣衫丫环打扮的小姑娘。等等，丫环？她惊跳起来，挣脱了小姑娘的手，撞到了床柱——粗粗的朱红色床柱。抬头看，头顶是幔帐——大红段子黄色流苏的幔帐。透过蚊帐，她的目光直直

对着一扇窗——镂花贴白色窗纸两扇对开的木窗。木桌木椅木门木梁，桌子中间还有一盏没有熄灭的油灯。酝再甯甯!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梅雪君死死地闭上眼睛，“砰”一下倒在床上。这是做梦，一定是做梦，她一定是被电迷糊了，有点神志不清，睡醒了就好了。

“少夫人。”甜美的声音变成了尖叫，“快来人那，少夫人晕过去了。”

讨厌！别吵！我睡一下梦就醒了。梅雪君心里嘀咕，下一刻就睡过去了。

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脑海中还残留着刚刚惊恐的梦境。她闭着眼，先听四周的声音，静悄悄的，没有人声，偶尔有几声夏虫争鸣，还好，没人叫少夫人或绍福仁。她深吸一口气，睁开眼，天色昏暗，空气闷热，跟每个夏日的夜晚没什么不同。梦醒了吗？瞳孔适应了光线，她看到有东西在飘，蚊帐，不是菲儿的蚊帐，是梦里的蚊帐，木桌木椅木门木梁，还有一盏燃尽的油灯。梅雪君感觉浑身发冷，汗水从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渗出来，牙关打颤的声音在暗夜中分外清晰。还是梦，她走不出这个梦了选

她霍地扬起手，重重地给自己一耳光——啊！好疼！可是梦没有醒，那个小姑娘却醒了。

“少夫人，你醒了。”甜甜的声音里带着关切，

“觉得如何？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可把我吓坏了，幸好大夫说没事，可能是你身子太虚，起得太急，一时无法适应就晕了过去。以后可注意着点，再不能起猛了。”

梅雪君根本没听她在说什么，只是在心中不停地叫喊：“天啊！地啊！如来佛主！耶稣基督！不要这么整我好不好？我做错了什么？我不过是不小心触电了嘛，不至于真的出现穿梭时空这么夸张的事吧？不可能，这是幻觉，这绝对是幻觉，要不然就是谁在跟我开玩笑。”不行！她爬起来往外冲，就着暗淡的月光，看到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遍地花草，石子夹道，红砖白墙，三面墙分别有三个月亮门，她朝着最大的那个门冲出去，听到身后小姑娘的高喊：“少夫人，你去哪里？少夫人，你别跑啊，少夫人——”

月亮门外是个更大的院子，一眼望不到院墙，园林水榭样样俱全，园林内有路径，水榭上有长廊。也许，也许她是梦游跑到哪个旅游景点里来了，只要出了园子到大街上，就可以打车回家了。对，一定是这样！她沿着长廊不停奔跑，四周逐渐亮起灯火，响起人声，前面的路看得更清楚，她一口气冲出去，还是院子！这次没了水榭亭台，是一排排整齐威严的房子，房前屋后涌进人潮，几个侍卫模样的人拦在她面前。

“走开！”梅雪君张牙舞爪地往前冲，她要出去，要回家，要逃离这场噩梦，谁也不能拦她，谁也不能！

小姑娘还在她身后追，不停高喊：“少夫人，别跑啊，你别跑啊。”

侍卫迟疑间，梅雪君已经冲过了他们，她看到朱红色威严沉重的大门，看到巨大笨重能砸死人的门闩。希望就在眼前，只要冲出这扇门，她就能冲出这个噩梦。

“凤儿选”她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你要去哪里？”声音不大，却无比威严，在这嘈杂的夜里依然掷地有声。

直觉地，梅雪君停下动作，她知道这个声音在叫她。她不是凤儿，也不知道谁是凤儿，她是梅雪君，这是个可怕的噩梦。

“凤儿选”苍老的声音近了，“乖孩子，你怎么了？来，到娘这里来，告诉娘，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哪里？”

她的手搭在门闩上，整个身子不停地颤抖、颤抖、颤抖，有股力量吸引她回头，却又不肯回头。她突然想到以前看过的美国意念恐怖片，说小孩子陷在噩梦里，不回头不说话就能走出来，一回头一说话就变成了梦境里的人，永远回不来了。她奋力拔掉门

问，拉开大门——

门外的天好红好亮，亮得有些刺眼，梅雪君抬手挡眼，在指缝中看到天边金色的光芒，那是日出的颜色，天快亮了，噩梦醒了，她可以回家了。

“踏踏！踏踏踏！踏……”这是什么声音？梅雪君挪开手指，对上一双棕色的眼睛，眼睑上方两撮白毛，又黑又长的毛脸，鼻息喷出热气，嘴里吐吐的声音。是一匹马，全身乌黑油亮精神抖擞的战马。马好高，她必须仰头才能看到马上的骑士，他有一张不怒而威的脸，目光闪亮有神，鼻挺唇阔，青惨惨的胡子爬了一脸，一身银盔银甲，正犀利地逼视她。

“荆儿。”她听到身后惊喜的呼唤，是那个苍老的声音。

银甲将军翻身下马，越过她，叫了一声：“娘。”

天边金光更亮，辉映着士兵手中的火把，放眼望去，十里长街整整齐齐地站着两排士兵，她正前方两匹马上将领也翻身下来，狐疑地盯着她看。街两侧店面林立，有些房屋的烟囱已经冒出股股炊烟。这不是幻景！她缓缓转身，看到银甲将军扶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

老夫人激动地抓着他的手臂问：“荆儿，你不是要三个月后才能班师回朝吗？”

“皇上得知我喜获麟儿，准我提前回京。”

“太好了，这太好了！”

“娘！”倪荆瞥一眼梅雪君问：“这是怎么回事？她是谁？”

“她？她是大凤啊！”

“大凤？”他眼中依然不解。

老夫人点头，“是啊，你媳妇啊，刚给咱们倪家延续了香火的大凤啊。”

副将秦威正和卢明走到倪荆身边，上下打量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目光还有些呆滞的梅雪君，低声道：“将军，原来这位就是嫂夫人。”

大凤，倪家，延续香火，几个关键词在雪君脑海中打转，她想起来，是那本小说，菲儿给她的那本《送子丫头》，她看到的开篇一段就是这种情节。这简直太荒谬了，她跑到小说的情节里来，变成了女主角。这不可能，一定是她平时看小说看得太入迷，现在走火入魔了。这比穿梭时空更加不可思议，疯子也想不出来，白痴也不会相信。是哪里搞错了，究竟是哪里搞错了？这些人，这些房子，这时空，这背景，再加上一个梅雪君，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

哦，不逃才知现在她还是不是在天底下，她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地球上银河系里，也许在另一个宇宙也说不定。她疯了，她一定是疯了，触电让脑电

波出了问题，所以大脑思维出了状况，让那些脑海中最后存储的信号到处乱窜。

她用力捶自己的头，“醒来啊，快醒来啊。爸爸、妈妈、菲儿，你们在不在，快唤醒我，你们听到了吗？快唤醒我。”

“大风、大风……你这是干什么？”老夫人焦急地呼唤，“荆儿，你快制止她，别让她伤害自己。”

倪荆无奈上前，钳住她双臂，一声暴喝：“住手。”

院墙上的瓦似乎都震颤了两下，但梅雪君却挣扎得更厉害，嘶吼：“放开我，你放开我。”一开口，她突然傻住了，这不是她的声音，她的声线怎会这么低？她惊慌地摇头，“不、不，怎么会这样？”是她在说话，可这不是她的声音。那她的长相呢？他们叫她大风，难道她的长相也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猛地挣开倪荆，冲进大门，她记得里面院子有池塘，她要看看自己的脸。

池塘的水很清，清晨的水面很静，静如明镜，水面上映出一张小麦色的脸、惊恐的眼神、狼狈的衣装，水里的女人正伸出颤抖的手触碰面颊，碰到了，脸是凉的，带着人体的温度。水中倒映出的女人是她，躯壳却不是她，她疯了，要不然就是她的灵魂住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她是从来不相信灵魂的，她

宁愿相信她是精神错乱了。

“醒醒吧，拜托让我醒醒吧。”她双眼一闭，跳下池塘。

“该死！”倪荆用力一跺脚，跟着跳下。刚才他一不留神让她挣脱了，急忙随后追来，心中暗想一个女人也能跑这么快，看她对着池塘嘀咕些什么，还没等听清，她居然跳下去了。他只知自己娶了个扫地丫头，却不知这丫头还是个疯子。

池塘的水不深，倪荆三两下就把梅雪君举出水面，像抓小鸡一样用力摇她，大喝：“你疯了吗？”

她缓缓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目光由惊恐转为涣散，疲惫地动了动嘴唇，突然趴在他肩上放声大哭起来……

2

外面的人好吵，梅雪君呆呆地倚在床上，不动也不说话，她好想出去用胶带封住那些人的嘴，可是她浑身没力。那天哭倒在倪荆身上之后，她就高烧了两天，大夫说她产后体弱、情绪激动、过度劳累，加上

落水受寒，必须要好好调养，不然会落下病根。倪老夫人请了巫师在她房外闹了一天一夜，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难为了那些江湖骗子，想要骗点钱也不容易，他们跳得不累她听得都累了。

大哭了一场之后，心情反倒平静了，是噩梦也好，幻觉也好，总之一时半刻她找不到回去的方法，这时候没人可以帮她，只有冷静才有希望。她该庆幸的是这里人说话她听得懂，不用上什么语言速成班。

房门开了，有人走进来，她听到小丫头的声音：“二少爷，您来了。”

一个高大的影子停在床头，将她整个笼罩住，她抬头，看到一双犀利的眼，带点探究和威慑，他的唇紧抿着，显得很严厉，似乎并不想开口。

她眨眨眼，启动了干涩的嘴唇，虚弱地问：“有没有东西可以吃？我好饿。”

“少夫人选”小丫头惊喜地欢呼，“您终于开口说话了，我马上叫厨房准备膳食。”

她点一下头，朝着小丫头的背影道：“谢谢。”

倪荆挑了下眉头，目光没有离开她。

她回视他，问：“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辰？”

“辰时。”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哪年哪月哪日？”

“癸午年六月二十一。”

她翻了个白眼，问了等于白问，鬼知道癸午年是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农历六月是公历七月，是夏天总没错。屋子里陷入宁静，只有外面持续传来巫师的咒语声，听起来大概是嘛米嘛米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什么的，还真跟电视上演的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发笑。

倪荆的眼光变了，多了点迷惑，准确地说像看什么怪物似的看着她，对他来说，她应该算是个外星人了吧？

她真的笑了，伸手向他，“喂，帮个忙，扶我一把。”

他沉吟了下，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宽大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她想那是常年握兵器的结果。躺了几天，腰酸腿疼头晕，她就着他的搀扶来到桌前，抓过茶壶拼命喝水，喝饱了发现倪荆依然站在旁边看着她。

“喂，你一直站着不累吗？干吗不坐下来？”

“我不累。”他倒是很合作，有问必答。

“那能不能再帮我个忙？”

他挑眉，算是询问。

“外面的人好吵，能不能帮我赶走他们？”

这次迟疑的时间长了点，“好。”他几个大步走